

永远怀念赵家和老师

► 赵冬青

用一本书来纪念赵家和老师，是很多人、很久以来的心愿。在清华大学迎来110周岁生日之际，《“炭火教授”赵家和》一书，在很多人的接力下，得以出版。

此文记录我参与组织编写本书的经过和感受。

（一）

赵家和老师去世后，随着媒体的各种报道，他捐资助学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。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年轻的师生们，对赵老师其人其事，了解得并不多，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。

赵老师智斗病魔的事，与他生前有过接触的同事们、学生们有所耳闻、目睹。面对癌症的晚期和转移，七十多岁的老人，被陈章武老师评价为“绝顶聪明”的赵老师，究竟如何做到了“智斗”？

赵老师捐资助学的事，他生前只有极少人知道，赵老师不让宣传。赵老师去世后，大家逐渐了解，道听途说也好，媒体报道也好，毕竟是二手信息。赵老师是如何有这样一笔巨款的？又是如何产生助学的想法并付诸于行动的？赵老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给大家怎样的震动、思考和行动？受资助的学生们没有见过“赵爷爷”，“赵爷爷”在他们心中是怎样的形象？

“赵爷爷”又怎样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方向？

无论是社会大众，还是校内师生、校友，对这样“一位清华退休老教授”，都想了解更多，更想了解是什么促使赵老师在临终前做出这样的选择——“把自己捐了个干干净净”。

（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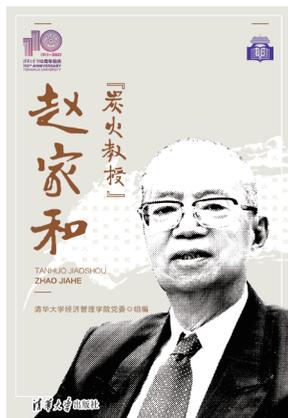
2015年12月，清华大学党委做出了《关于开展向

《“炭火教授”赵家和》

组编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

出版社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1-4



赵家和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》。2016年教师节，经管学院与校史馆、档案馆联合举办了《“一位清华退休老教授”——优秀共产党员赵家和事迹展》。为了举办这个展览，经管学院党办在两馆的帮助下收集了不少赵老师的档案和图片资料。这些资料为本书奠定了一定基础。

2016年冬，清华大学党委决定编辑出版《赵家和纪念文集》（暂定名），拟出了书稿的框架^[1]，基本确定了约稿名单，并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发出了约稿函。其中部分内容由经管学院党委负责，时任党委书记高建老师很重视，将组稿工作列入2017年经管党委工作计划，并指导万军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。经管学院党办具体落实在教师和校友中征稿的工作。陈章武老师也花了不少心血参与，并从校党委直接接受了部分任务。

2019年冬，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陈焯波老师向校党委表示，希望尽快完成出版赵家和纪念文集的任务，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。清华出版社刘志彬也积极参与，代表出版社全力协助。大家多次讨论，尽管对出书有共识，但出一本怎样的书，以什么名义，是否请专业作家执笔，却仍然为难。

我去查找2017年征稿的情况，找到当时征集到的9篇文稿。这些稿件保存在经管学院党办电脑中，像沉睡海底的宝藏。和这些文件一起的其他文件，看起来

^[1] 本文初稿完成后征求陈章武老师的意见，他找到了2016年12月9日的“赵家和纪念文集书稿框架”文件发给我。我惊讶地发现，《“炭火教授”赵家和》一书就是这个书稿框架的完成品。兜兜转转，初心得以实现，无比欣慰。

是一部传记的雏形。再找了手头的纪念性书籍做参考，有的是传记，有的是文集。出一本传记吗？赵老师为人低调，留下的资料恐无法支撑起一本传记，这可能就是电脑中的传记只是雏形的原因。

陈章武老师说：“伟人和名人的传记林林总总，已经是数不胜数，但赵老师不属此列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：计利当计天下利，求名应求万世名。人民日报快评说赵老师：只计天下利，不求万世名。我对赵老师的感受是：无力去计天下利，无心去求万世名。‘弘扬’不是赵老师的本意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出一本书，寄托对赵老师绵绵的思念，是我们目前能做的事，也许是唯一能做的事。”

最后，我们决定就出“一本思念赵家和的书”，成立编委会，主要是邀请人来撰写，邀请受资助中学的师生、熟悉赵老师的人（包括亲人、朋友、同事和学生），以及兴华基金会爱心人士。事实证明，这样的决定是实事求是的，也是可行的。

2020年1月13日，经管学院党办发出公开约稿函：

“2012年7月22日，赵家和老师离开了我们。

去世四年后，他的故事才被主流媒体广泛传颂。很长时间里，在被资助的2000多名学生中，他的代称是“一位清华退休老教授”。随着媒体的传播，赵家和老师和他生前所做的事情，感染、感动了无数人，也唤起了人们的思考，感召了更多人加入到公益助学的队伍中来。

赵老师离开我们七年多了，他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学生以及他所资助的中学的师生，都不会忘记他。是时候有一本怀念赵老师的书了。这本书，是深深的缅怀，是绵绵的思念，是重现过往岁月中与赵老师接触、交往的点点滴滴……赵老师永远活在熟悉他、了解他、记得他的人们的精神世界中。

希望藉由这本书，让更多的人，特别是一代代学



1986年校庆赵家和（左一）与陈岱孙（左二）等合影

子们，了解赵老师的为学、为师和为人。赵老师一生简朴，无意名和利，教育和助学是他所想、也是他数年来隐姓埋名默默所做的事儿。出这本书，不为赵老师争名与利，就是说说教育和助学的事儿，赵老师在天之灵应该也会支持。

现邀您撰写回忆性文章，真情实感讲述与赵老师的故事，文章可长可短。您的文章被录用后，将经过修改和润色成为本书的一部分。”

陈老师建议采取一般邀请和定向邀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稿件。按照陈老师的建议，我来向比较熟悉了解赵老师的同事、校友定向约稿。陈老师则定向邀请爱心人士、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和受助中学的师生来撰写文章。

（三）

2020年2月14日，陈老师发来文章《不尽思念绵绵来》。尽管多次看过相关报道和《朗读者》，也听过陈老师在新生入学教育中的演讲，但陈老师的文字还是给我极大的震动。2月15日晚，我回复陈老师邮件：

“尽管之前几次听您讲，但看到您的文字，还是感情决堤，泪流满面，不能自己……纪念赵老师的书，有您这一篇，已经足够有分量。”

我再次读陈老师文章，那个周末心情都非常不平静。2月16日晚我又给陈老师回了邮件：

“今天终于可以平静下来，给您的文章提些许的修改意见，但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。

您的文字代表您的风格，文如其人，文章饱含感情，特别打动我。我想我没有资格做修改，只是在一些可能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，稍微做了调整，改过的地方都是红色字体，供您斟酌采纳。主要的修改意见是，文章15000多字，比较长，我分了四个部分，每个部分按照我的理解加了标题，也供您修改时参考。

陈老师，您这篇文章打动人心的力量，来自赵老师的人格魅力，来自您这些年的默默耕耘和付出，来自被赵老师的精神所感染的行动者，来自大山里的希望。”

有了陈老师文章，心里有底了，书一定能够出来。

刘迅学长的文章、同事和校友们的文章、基金会和孩子们的文章、爱心人士的文章、吴老师的文章……从各个渠道汇集而来，再加上经管学院党办电脑保存的文章，成书的素材足够了。

2020年上半年疫情之下宅家工作的日子，邮件往来、偶尔见面，跟陈老师多次交流进展，商量下一步的工作，一点一点地接近目标。3月22日，跟陈老师和刘志彬一起讨论下一步的工作，我们约在空空荡荡的舜德楼大厅。3月27日，征求陈老师意见后，确定了组织这些文章的思路。之后就是润色、修改所有的文章。陈老师鼓励我大胆修改，按整体的目标和要求来修改，作者的事他去协调。陈老师说，大家是不会提任何个人要求的。7月末，所有稿子的润色、修改和编辑告一段落，请陈老师再次审阅、确认作者的简介信息和收集高清照片。9月3日，所有工作完成，作为校庆出版物提交学校有关部门审核。

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惊觉，陈老师不仅是我信任和依靠的老师、领路人，也是70多岁的老人。与陈老师多次短信、邮件往来，陈老师通常很快就回复。

可是6月11日我给陈老师发了邮件，一直没有等到陈老师的回复，心里很不踏实，22号给陈老师打电话，才知道6月10日陈老师突发脑梗，幸亏比较轻，没有留下后遗症，还在吃药打点滴。当时我曾劝陈老师以后不要再去甘肃了，可几天前获悉，110周年校庆过后，陈老师又要出门，而且一去就是两周。

(四)

这是一本纪念文集，收入50多篇文章，作者从大学生到耄耋老人，年龄跨度很大。

第一章《晚霞》有三篇文章，陈章武老师的文章详细记述了受赵老师之托成立兴华基金会的过程，也作为基金会理事长讲述了基金会的运作情况。刘迅学长的文章则回忆了更早时候赵老师的故事。这两篇文章让我们了解了赵老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万军的文章则让我们对赵老师的生平有更多了解。生命最后阶段的赵老师，就像灿烂的晚霞，震撼了我们的的心灵。第二章《炭火》收入了22篇文章，除余国忠是青海海东一中的老师外，其他21位作者都是曾经受资助的高中生，现在已经是大学生。他们的文章非常质朴感人，在修改、编辑和校对的过程中，我读过多次，每次都被深深地感动。正如何磊磊在文章所说，“得其善款，助余成学；得其风骨，助余成人”，他们因赵老师、陈老师和兴华基金而成为了更好的自己，这正是赵老师最希望见到的。

赵老师的同学、同事、学生、朋友深情回忆了与赵老师交往的点滴，这些文章组成了第三章《追忆》。赵老师是优秀的清华人，赵老师的为学、为师和为人，充分体现了清华精神和清华风骨。赵老师生命最后阶段做出如此选择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。赵老师开辟的这条爱心助学之路，也不乏后辈清华人紧紧跟随。第四章《同行》的文章反映了兴华同行者的心声，作者有专业军人、校友、企业和社会的爱心人士，更有经管在校学生。



2011年4月9日，财产委托管理文件签署后在赵家和家中合影
(左起：沈铭，葛敏，吴嘉真，赵家和，陈章武，刘迅)

第五章《回响》是在成书的最后阶段补充进来的。根据范宝龙老师的意见，增加了清华大学党委、经管学院党委号召学习赵家和精神的文件和国内主要媒体的报道。原计划收入第四章的高建老师的揭幕式讲话和党办兰荣伟的文章，也一并放在这一章。

2020年8月31日，身为校史馆、档案馆馆长的范宝龙老师针对我的疑问，在邮件中详细进行了解释：

“关于增加一部分媒体报道的建议，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：

(1) 本书实际上是赵家和老师事迹的一个汇编，目前的内容是通过后人回忆、受助者文章等反映的，因此一方面具有可读性、教育性，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资料性……过了多少年以至几十年后，再提起这件事（包括将来写学院历史），找到这本书，再加上当时编印的展览画册，赵老师的资料就非常全面完整了……所以，我觉得借此机会，把相关报道搜集齐全，编入本书，很有必要。

(2) 关于报道内容与回忆文章会有重合的问题，难以避免，实际上不同人的回忆文章中，也有很多重复讲到的故事……而媒体进行了报道，特别是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进行了集中报道，有的报刊还专门发了

评论，反映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充分肯定（如此集中的报道，没有中宣部或其他相关部门的直接指示，是不可能的），这与个人回忆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。对于一个人物，由中央媒体集中进行宣传报道，在清华历史上没有几个人（比如在张光斗先生收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生日贺信后有）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，收录这些报道的意义更大。

(3) 目前书中收入了《光明日报》采访组的一篇文章，如果能将报道也收入，正好配合。读者读了采访组的文章，自然也会想读读采访报道的原文。

(4) 关于版权，不存在问题的。新闻报道收入书中不需要记者同意，知识产权法明确不适用于报刊新闻，咱们学校以前出过很多这样的图书（比如百年校庆新闻报道集等）。”

感谢范老师的出谋划策，使得本书在纪念之外兼具史料价值。

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老师为本书作序，赵老师遗孀吴嘉真老师作跋，连辑学长题写了书名。全书成。

(五)

这一本书从萌芽到诞生，经过了五个年头，是很多人接力的结果。清华大学党委的决定，经管学院的支持，陈章武老师的推动、写文章和不辞辛劳地组稿，所有作者的无条件付出，校史馆和档案馆的帮助，经管学院党办的齐心协力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有力配合，终于使得本书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得以面世。感谢所有人的共同努力！

赵老师离开了，但只要不被遗忘，他就永远活着。经由兴华基金、经由这本书，赵老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，而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得以升华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）